

國

權

R 470

R 48,043

1/2

國

權

—

國權卷十六

鹽官談遷孺木著

甲午永樂十二年

正月朔。上在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己卯。遣中官楊三保敕諭烏思藏等國。

壬午。皇太子攝享太廟。

乙酉。召甘肅總兵官豐城侯李彬北征。

丙戌。皇太子代祀南郊。

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戊子。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炫。永和王濟愼等。屢奏晉王濟熿忿逆。上未信。第敕責之。

庚寅。貴州總兵官鎮遠侯顧成討思州臺羅等寨叛苗。斬渠帥普亮。賊平。

郭子章曰。貴州本夷地。一路諸城外。四顧皆苗夷。而種類不同。自貴陽而東者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其次曰獐狃。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峒人。曰蠻人。曰冉家蠻。曰楊保。皆黔東夷屬也。自貴陽而西者。羅羅爲夥。而黑羅爲悍。其次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獃人。曰白羅。皆黔西夷屬也。諸苗夷有峒而無城郭。有頭目而無君長。專事鬪殺。何知仁義。語言不通。風俗各別。惟羈縻之使。不爲亂而已。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宋藝祖不通滇南。何其慮之深長耶。若欲益繩以漢法。未有不駭而亂者。犬之吠羊。之觸其責。豈盡在大羊哉。

夜上御午門觀燈。宴羣臣。進詩。命翰林第高下。賜鈔有差。并賜著父鈔帛。

壬辰。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兵至政和縣之吒黃莊。賊帥胡同降。進羅蒙江。身越險捫蘿而上。抵昆蒲冊。鄧景異等七百餘人已遁。追至吒蒲榛冊。夜行二十餘里。聞漏聲。銜枚赴之。且至吒蒲幹冊江。賊營南岸。渡而攻之。矢中景異脇。擒之。盡獲其黨。景異創甚。磔之。檻送鄧銘鄧銳于京師。

甲午。漢王高煦還南京。上欲至秋遣之。高煦固請。上不懌。命羣臣勿送。

張輔遣指揮薛聚獲阮師于南靈州。

戊戌。始設烏撒軍民府儒學。

己亥。停運木營作。

設雲南南甸州。

辛丑。役山東山西河南鳳陽淮安徐邳十五萬人轉餉宣府。復其家一年。

二月。丙午。都督僉事謝芳轉漕北京。

戊申。夜。大星青白光燭地。出土司空。行至近濁。

己酉。大閱。

庚戌。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僉事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將中軍。興安伯徐亨都督僉事馬瑛章安副之。寧陽侯陳懋將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同知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將右哨。遂安伯陳英都督僉事費徽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將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同知曹得副之。都督譚青將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僉事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和寧王阿魯台報瓦剌兵至興和。遂命劉江等出哨興和。譚青以右

按兵往興和操備。

壬子。眞臘入貢。

丁巳。敕召晉王濟煢。以平陽王濟煢等復奏其奸謀也。

庚申。隴州饑。命御史亟賑之。按長吏隱匿之罪。

癸亥。上退坐右順門。裏衣袖垢敝。納復出。侍臣頌聖德。上歎曰。朕日十易衣。未嘗無之。但念自惜福。昔皇妣躬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可法子孫。朕常不敢忘。

癸酉。夜。火星退入太微垣。犯上相星。

三月。朔。丁丑。設隆慶州永寧縣于關外。隸北京行部。地衝而腴。國初徙其民關內。至是專處罪謫。

庚辰。置卜忽禿河阿兒溫河葛可河三衛。女直野人。

揚州水。賑之。

辛巳。進士張璘鄭阜義爲山東廣東右參政。監生孟亨爲監察御史。

癸未。都指揮師祐獲陳季擴等。季擴逃。又安竹排山見捕。更走老撾。窮追至。縛其妻妾姊弟。無一遺者。賊平。

袁襄曰。定興王善用兵。其取交趾。凡三掣其庭。皆生擒元兇。壯矣哉。然不旋踵而復失。喪師徒數十萬。大臣皆死賊手。遂置不問。豈處置失宜。妖氛未掃耶。抑亦當國者之關也。噫。以天下之力。謀之數年而失之一旦。惜哉。

甲申。奉御祝原等使眞臘。并戒占城國王占巴的賴侵軼。

兀良哈福餘泰寧朵顏三衛納馬三千匹。贖竊掠之罪。售以布。

戊子。賜從征將士鈔。

庚寅。上親征瓦剌。發北京。皇太孫從行。晚次清河。

談遷曰。夷狄相殘。中國之利。本雅失里。我使臣。至于王略。今瓦剌馬哈木等乘其弱滅之。是代泄我忿也。韃靼阿魯台請復仇。仇不在我。馬哈木等又請征阿魯台。兩置之。聽其爭長。敗則重困。勝亦力疲。因勢圖功。此下莊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魯台。賈怨瓦剌。輕萬乘以先之。後阿魯台之叵測。適足嗤于瓦剌也。

壬辰。上次龍虎臺。敕居庸關長安嶺守將。雖從征吏卒。非奉敕毋擅出入。

癸巳。次隆慶。軍五十萬皆集。

丙申。次雞鳴山。晉王濟燿上謁。留宣府。俟旋師。

戊戌。次宣府。上從容教太孫。對輒稱善。上悅。

庚子。發寧遠鎮。行間有突兔。命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賜太孫名馬。

辛丑。至萬全衛。命忻城伯趙彝建。平伯高福。尙書吳中。郭資。僉都御史李慶。通政馬麟。督餉。曰。役民隨軍苦矣。朝夕慰勞。毋毒以刑。

壬寅。靈壁懷遠桐城宿松潛山太湖舒城常熟洛陽汝陽潁城安丘諸城安化華亭饑。皇太子賑穀九萬一千六百三十石有奇。

是月。武昌疫。皇太子遣視。

四月。御朔。上駐輿和大閱。

陝西都指揮使胡原爲右軍都督僉事。

乙巳。夜。大星出軫宿。行至近濁。

己酉。頒軍中賞罰號令。

庚戌。敕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法嚴則士一。賞功明則士服。今朝發一令。夕不下聞。此不嚴也。將士効力。名不上達。此不明也。其立傳令及紀功官。

丙辰。開雲南楚雄之黑鹽井。

丁巳。次五雲關。敕行後軍尉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如逃卒。盡繫之。俟回蹕。

庚申。次龍沙旬。值萬壽節。宴從臣。

辛酉。次錦雲磧。命都指揮伯失指揮卯罕曲列兒等爲鄉導。

壬戌。至小甘泉。命五軍循次而行。

甲子。至清水源。禁私殺馬驃。

丁卯。發清水源。上以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示皇太孫馬上。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曰。陛下豈圖其土地利其資畜。亦豈不自爲樂虜禽獸也。恩之不戴。服而遽叛。陛下固欲大獮薙之。永絕于遐荒。令一跡不近塞。爲子孫臣民世福。遂下馬叩首上悅。晚次屯雲谷。撻鞬孛羅不花等五人降。

己巳。至玄石坡。申令將士。惜戰馬。兵無離伍。

辛未。駐清風壑。命藥病者。

是月。睢州及儀封杞縣考城太康洛陽靈寶嵩縣新安雨雹傷麥。

五月。醮朔。駐楊林戌。上敕皇太孫以創守之道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

夜。金星犯五諸侯。

甲戌。皇太子遣撫高密安丘諸城流民。

乙亥。駐禽胡山。念潛邸時禽虜乃兒不花于此。遣祭其山川之神。

丙子。築城貯餉。悉還運民。

丁丑。命尙書光祿卿給事中督陣。每戰從軍。以將士勇怯聞。

皇太子賑吳縣新蔡魯山汝陽西華。

己卯。次香泉。戍。令將士齋糧。

夜。大星出造父。東北行至游氣。

甲申。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俘僞大越國皇帝陳季擴驃騎大將軍太傅開國忠武公阮師及賊屬入京。

乙酉。開蓬州鹽井。

戊子。次至喜川。命前鋒偵虜飲馬河。

辛卯。次速兒溫都兒之地。有水清冽。賜名蒙山海。

甲午。次通泉泊。都督朱榮報虜數十人東行。上曰。必瓦剌所遣。敕榮直趨土剌河。朕明日趨飲馬河。

乙未。次飲馬河。

丁酉。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卒。成字景昭。先湘潭人。僑江都。魁梧壯勇。善武事。歸太祖。擁蓋久之。授百戶。累功

至征南將軍。右軍都督僉事。鎮貴州。建文中。禦靖難。被執。後從守北平。上卽位。封。仍鎮貴州。繕兵勦叛。威信並

著。雖富貴未嘗驕人。年八十五。追封夏國公。諡武毅。蠻人祀之。

郭子章曰。夏國公有祠在貴陽城中。子孫環而居焉。予于其家取故牋觀之。太祖成祖與之坐談。如家人父子。一日。成祖問卿兒若何。對曰。臣長兒統。蒙高皇帝予貴州都司。臣奏長兒性剛。難在都司。與之普定指揮。次兒勇。見任貴州衛指揮。性溫曉事。弓馬亦閑。第貌癡耳。成祖曰。勇不在貌。又與論交趾事。成曰。交州地瘴。往來且難。成祖曰。廣東海中可去。成曰。令臣少十年。猶可爲陛下去。今老矣。奈何。成祖曰。貴州亦不可無卿。

嗚呼。君臣之際。曲盡禮忠。視鐘室之誅。杯酒之釋。何翅天淵。

周聖楷曰。夏國初事高皇帝。忠謹無過。雖屢從征伐。位不過充將軍而已。迨革除之際。受知成祖。始列爵土。又終其身未嘗去鬼方也。然是時以靖難功者四十餘人。而夏國之後。猶獨增華彝鼎。以迄于今。豈非事主而捐其私。則昨福必大。立功而忘其報。則錫類無疆。天道亦有不爽者哉。

談遷曰。顧武毅早附鱗翼。剖符黔南。其拒靖難敗于真定也。一俘囚何所重於燕。卽助守北平。非有克敵陷陣之奇。胡然而侯也。渡江勦舊。落落如晨星。遺此碩果。開方面之續。噫。羈燕之日。輒辭南征。晚年出鎮。乞立東宮。俱暗合經史。可以兜鑿中貌之哉。若其料敵制變。百不爽一。彼固饒爲之也。

己亥。前鋒都督劉江等跡虜東行。命急追之。

是月。平度德州沂水雨雹傷麥。

六月。鉅朔。次清流港。令五軍臨陣齊奮。所誅惟首虜。毋奪財物。毋掠婦女。毋虐老稚。毋殺降。

甲辰。次雙泉海。劉江等至康哈里。值虜斬數十人。上度虜且至。嚴哨瞭。

乙巳。獲虜謀言。瓦刺馬哈木太平等兵距此可百餘里。令秣馬早發。

丙午。發雙泉海。次三峽。上率師兼程進。命皇太孫于寶璽同行。專鐵騎五百護衛。

丁未。夜。大星光燭地。出羽林軍。行至近濁。

戊申。次忽蘭忽失溫。瓦刺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見陣整頓。兵山巔上駐高阜。望寇分爲三令。鐵騎挑之。虜奮迎。上麾安遠侯柳升發神機銃砲斃虜數百餘人。親率鐵騎擊卻之。武安侯鄭亨追擊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攻虜右不動。都督同知朱崇指揮呂興等前薄之。連發神機銃砲。虜死無數。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都督僉事馬聚攻虜左。虜確鬪。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麾騎援之。殺王子十餘人。斬

數千級。乘勝追奔。度兩高山。虜勸餘衆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太平等脫遁。日暮。上還帳。欲窮追。皇太孫曰。虜已破膽。請班師。上然之。

己酉。賜名忽蘭忽失溫地曰殺胡鎮。

庚戌。班師。虜有乘高而覘者。上麾兵薄之。皆潰散。是役也。雖勝。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攻。故急還。

皇太子置交趾。又安新平。順化三衛。濱州南靖二守禦千戶所。

辛亥。發殺胡鎮。次回流甸。遣諭和寧王阿魯台。

壬子。御史劉愷等劾左軍都督同知梁福中軍都督蔡福。討思州叛苗。貪淫不法。皇太子俟旋蹕奏之。

甲寅。次清源峽。夜。月犯心宿。

戊午。次三峰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來朝。命中官王安往勞之。

己未。夜。大星出右旗。入紫微東蕃。

庚申。次飲馬河。西。阿魯台復遣所部來言。疾不能自詣。賜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

丙寅。次飲馬泉。阿魯台遣謝。上慰諭之。

朱國禎曰。文皇親歷窮荒。大申撻伐。師武臣力。各以職事效勞。不必言。獨三儒臣單騎從軍。栖息上帳房。每失去。風沙飛撲。冰雪侵凌。夜半失道。幾乎身膏草野。當時死者。給事中張益。以子鳳貴。求文于劉侍講。得傳。他之泯泯者。恐不少也。聖主英略。憂勞天下。掃淨胡塵。不憚屢駕軍旅。中時時顧問。大書特書。于此攸賴。諸君子感激知遇。委身行間。意氣弘遠。生死都置度外。讀北征記。宛然在目。文與國史相表裏。前記自敘危苦頗詳。茲而存之。有是君。有是臣。其不自佚如此。太平日久。人臣養尊處優。好談先朝故事。設身處此。當作何狀。亦可洒然變色矣。

丁卯。皇太子賑常熟水災穀四千二百三十石。

己巳。次黑山峪。敕皇太子以班師告郊廟社稷。頒詔天下。

庚午。皇太子擢監生石箴于文通徐長淵季燧顧達盛偉王繼行湯雲張昶劉璧陳斌闔勝先商盤許彥唐著楊義爲監察御史。

七月。軒朔。甲戌。夜。大星光青白。出壘壁陣。入羽林軍。一星隨之。

丙子。次擒胡山。敕山陝遼東臨邊諸城。增烽堠。謹備禦。

戊寅。宜陽人獻白兔。

己丑。次紅橋。禁蹂田禾。取人畜產者。

夜。土星犯井宿。

庚寅。次興和。

辛卯。命偃軍二十日。豐城侯李彬成山侯王通領之。命興安伯徐亨等率步兵扈從。

己亥。次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上怒其緩。且失對。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黃淮左諭德兼侍講楊士奇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輔導。並徵之。

皇太子賑新安嵩縣宜陽登封永寧仁和諸暨新寧東安饑民。粟三萬四千八百二十石有奇。

八月。辟朔。上至京師。羣臣表賀。

壬寅。宴文武羣臣及從征將校。

陳季擴阮師俘至。伏誅。

丙午。免北京糧芻二年。

翰林侍講曾榮侍講兼左中允鄒緝主試順天。

丁未。司經局洗馬兼翰林編修楊溥編修周述主試應天。

戊申。忻城伯趙彝督運食穀。都督譚青選軍受賂。朱崇恣淫。俱見劾。下青錦衣獄。餘付法司。

庚戌。朝鮮入貢。

壬子。固安淫雨。寶坻雨雹傷稼。俱賑之。

甲寅。彭亨國王巴刺密瑣達羅息泥忽魯謨斯國王人巴郎丁等入貢。

乙卯。尼八刺國入貢。封沙的新葛爲尼八刺國王。賜鍍金銀印及誥。

丙辰。賞北征將士并運糧官軍民人等。

丙寅。諭行在兵部。簡步卒補騎隊之闕。

九月。耕朔。平陽王濟熿進封晉王。

夜。大星尾赤光。出房宿。行至近濁。

甲戌。大寧都指揮同知江浩爲後軍都督僉事。都指揮僉事譚廣爲中軍都督僉事。浩治舟艦。廣總操練。

丙子。河決武清縣。命築之。

丁丑。榜葛刺國王賽弗丁貢麒麟名馬。

戊寅。禮部請賀麒麟。上不許。

談遷曰。宋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右散騎常侍徐鉉等驗以爲麟。春秋曰。麟身而有角者。麟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同一主也。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亦稱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肉。食生芻果。必先杖其角如牛食。樞密使田況辨其非麟。詔止稱異獸。聞先朝所

軍。歷鎮江西廣西。四年從征交趾。九年復鎮。賜祭賻及粟帛。無子。

黃金曰。古有世將。謂前後作述。功烈相承。史稱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彼趙括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卒至覆亡。愧是多矣。若耿況弇之于漢。李晟愬之于唐。曹彬瑋之于宋。皆其卓然者也。韓成殺身濟難。忠冠當世。觀盡瘁爲國。克戡寇亂。功照父勳。其不謂之世將乎哉。其與馮穎公之子誠同僚共貫。亦何多讓于古人也。

丁酉。遣官按視寧夏甘肅大同遼東新築屯堡。

閏九月。朔。甲辰。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徹至。下獄。既左諭德兼侍講楊士奇司經局正字金問亦至。命法司鞫治。宥士奇。召問東宮事。士奇頓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罪。上悅而罷。行在諸臣奏士奇不宜獨宥。下錦衣衛頌繫之。未幾。特出還職。遂徵司經局洗馬楊溥芮善。相繼下獄。蓋金問詞引之。

乙巳。琉球中山王入貢。

戊申。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班師。留兵五千。都指揮朱輝廖春領之。

夜。大星赤光燭地。出雲中。行至近濁。

己酉。夜。金星犯左執法。

丁巳。賑崇明水災五千八百餘家米鈔。賜復二年。

甲子。召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還。

丁卯。都督朱榮充總兵官。鎮守大同。

十月。梓朔。監察御史金華鄭幹致仕。上以義門。特賜敕。宴于禮部。

壬申。夜。大星赤光燭地。出太微西垣外。行至游氣。

壬辰。命禮科給事中傅安等敕慰別失八里國王馬哈麻。其母及弟相繼卒也。

癸巳夜。大星青白光燭地。出天園。行至近濁。

丙申。監生張馨韓。廩下。謙陳諒爲給事中。崔顥爲監察御史。

江陰侯吳高。前守大同。多不法。上北旋興和。稱疾不朝。召還道擾。御史成務等劾之。奪爵。

丁酉。戶科給事中朱昭謫廬陵縣丞。

戊戌夜。大星自柳入軫。

十一月朔。廢晉王濟煒爲庶人。同庶子美圭守恭王園。初。王弟平陽王濟熿狼戾。恭王勿愛。王卽位。濟熿追憾

王不解于恭王。數使人誣王不軌。故坐廢。敕其閉門念舊。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愼之哉。

郢王棟薨。王母惠妃劉氏。洪武二十四年封安陸。端重簡靜。無子。妃郭氏。武定侯英女。對鑑自形。遺其女。自經。殉諡曰靖。

甲辰錄囚。

乙巳。賑薊州去年水災。

夜。大星光青白燭地。出軒轅。至太微西垣。二小星隨之。

甲寅。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金幼孜曰。五經四書。傳註雖定。羣儒異同之說。尙互可發明。其採纂爲大全書。周程張朱所著。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諸篇。亦彙次之。爲性理書。因命舉朝臣及四方文學之士。開館東華門外。光祿寺給饌。

劉鳳曰。儒之爲益于世。豈空言無施之謂耶。自昔王者。無不詳延。相與博議。于勸勸未集之日。首風示天下。知所遵尙。故太史公所稱功令務以教化成俗。蓋卽王者之首務。三代以下。未始有易焉者。然詩書禮樂之澤。薦更壞亂。及整齊于散佚之餘。師異教。人異說。益遠益疎。故分裂爲諸家。人自爲疏訓箋解。道爲天下喪。

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藉前聞。獨追古始。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昔儒其所爲說。皆拾之掌故。弟子口相授命。及坑燔之後。所記憶十纔一二而已。若孔甲矯疵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複中翁之屬。皆傳自商瞿子夏子張氏之流。而湮微燼滅。存焉者蓋寡。亦各守其師所授。尙亦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爲駁而不純。簡斥竄削屏絕之。甚于坑燔之烈。然每竊取其義。勦說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忍焉矣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古所傳。師氏所守。稍不愜己。搢擊不暇。顧是猶有可言者。卽朱氏爲易義。皆顯竊王弼之餘。而云罪深桀紂。則盜儒者不乃無罪耶。使古之遺遺。幾乎息矣。其曰經解。而倍經者往往著于篇。僻陋汚滯。何以服往賢之心。且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狠復自用。不肯虛受。千載爲恨。可勝言也。晦蝕至于元。不復以經義爲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稍潛心大義。有所考質。惜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顯有同異。若吳氏之子禮及他儒于詩書易。各有傳焉。亦未嘗盡廢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者鮮明興。風示海內。以專經業儒。始有所統一。然未嘗令之必盡以宋儒爲主。永樂間。諸臣籍奏。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于穀。學且不敦。而徒標取近義。彙括傳注。口耳末學。聲音佔畢。猶之未暇。而況能淹該徹解。心通誦貫。徧識多聞。于服鄭馬戴稍窺門戶。一染指于鼎。知其旨哉。甚非上所以重經術。明教化之意也。

夜月食。

己未。順天府尹張貫卒。靈璧人。監生。善治劇。裁決無留。

庚申。獨蘇松杭嘉湖水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議半徵。上曰。不能賑。又可徵稅耶。

甲子。工部左侍郎張信坐事譴交趾。

乙丑。靖江府輔國將軍贊億有罪。廢爲庶人。徙泗州。

丁卯夜。金星犯木星。

十二月懷朔。壬申。設失兒兀赤衛。女直野人。

己卯。獻禮部。爲皇太孫及諸皇孫選婚。

己丑。免豐潤樂亭水災田租。

辛卯。行在刑部尙書朱濬卒。濬故燕府長史復之子。授引禮舍人。靖難時。署北平布政司事。永樂初。進左通政。三年。遷尙書。賜祭葬。洪熙初。諡榮原。

癸巳。烏思藏尙師釋迦也失來朝。

甲午。置山後黃石崖莊窠溝等守備。增守口官軍各十人。

乙未。永樂十三年。

正月懷朔。上在北京。受朝賀。

辛丑。敕諭天下。來朝官曰。朕夙夜圖治。擢任賢能。苟能盡心修職。俾康兆庶。天下未有不太平者也。夫爲官者。以忠勤廉謹爲本。以公正仁恕爲先。忠則不欺。勤則不怠。廉則不貪。謹則不肆。公則不私。正則不偏。仁則不暴。恕則不害。毋謂民愚。而心實神。毋謂朝廷可欺也。而上天鑒之。不遵朕言。罪不赦。欽哉。既復榜而申戒之。午門之外。

丙午。塞居庸關以北。潭峪等山口。

丁未。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賈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貢馬謝罪。請朝貢如初。許之。

戊申。大寧都指揮使張忠卒。鳳陽人。

壬子夜。午門外燈山火。有死者。中軍都督同知徐州馬旺不及避。預之。

甲寅。命禮部給死者家鈔。賜馬旺祭葬。旺燕山中護衛百戶。從靖難累功。上甚惜之。丁巳。敕皇太子敬天戒。悉停各官進送物件。

戊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察吏治。詢民瘼。有司貪刻不律者。執之。闕冗老病。悉送京師。敕內外諸司。布寬恤之令。

壬戌。設保安州。在居庸關外。漢涿鹿地。元奉聖州。國初廢徙其民。

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漸多。請發民治倉。上曰。東作將興。其出徒流以下。定等輪作。

丙寅。命豐城侯李彬鎮陝西。忻城伯趙彝鎮徐州。都督同知曹得鎮德州。都指揮使李任鎮彰德。都指揮同知李晟鎮宿州。指揮使費瑾鎮真定。指揮僉事凌鑑鎮揚州。都指揮僉事施文指揮同知劉敬瑄鎮淮安。諭曰。爾皆舊人。寄爾腹心。夫財。民心也不傷其財。斯不失其心。往勉之。

夜。大星光燭地。出梗河。東北行。入天廚。

前交趾右參議解縉卒于獄。縉字大紳。吉水人。幼有夙慧。洪武戊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嘗從大庖西草封事。上數稱奇才。諸大臣皆忌。改御史。予告。上崩。入臨。劾其違養。謫河州衛吏。董倫薦之。入翰林。待詔。上即位。擢侍讀。直文淵閣。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以阻漢王高煦及交趾事。見忤。出參廣西。再改交趾。徵下獄。高煦使獄吏醉埋之雪中。死。或曰。上意也。籍縉家。妻子徙遼東。翰林檢討永福王倬。宗人府經歷高得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賈。左贊善兼翰林編修吳縣王汝玉。編修朱紱。檢討蕭引高。皆相繼獄卒。縉才高志銳。詩文雄宕。倬等咸後進。工文。相引重。遂被以輕薄名。悲夫。

廖道南曰。高皇帝網羅英俊。智詘羣策。當時翊運諸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顧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